

时间之声

耿艳菊

有一段时日,我想晨起写字,头天晚上便信誓旦旦地调好了闹铃。如此,便觉高枕无忧了,只待闹铃把我喊起。

第二天闹铃声如约而响,我却迷迷糊糊变了心思。按下了暂停键,容我再偷懒一会儿吧!十分钟过后,铃声又响起,还是不想起,又按下暂停键。反复几次,有点儿烦那铃声了,干脆关了闹铃。想白日里有大把的时间呢,别跟自己过不去,遂又继续酣眠。

可是,白天里又一大堆琐事,无心静下来写字。看似一整天的时间,其实很匆匆。收拾一下屋子,洗两件衣服,去公园转一圈,一上午的时间,就悄无声息地溜走了。打开电脑,看一会儿电视,浏览一下网页,和朋友聊一会儿,而后想来一个题目,构思一篇文章,刚写下几行,转眼天色就暗了。

我总是会后悔。然后,再次豪情壮志,对着闹钟信誓旦旦。可最终还是又失约了。

孩子爸看不过去,觉得我好笑,对我说,常立志不如立常志。你少追一部剧,少磨蹭一会

儿,便能多抓住一点溜走的白天。

可依我散漫悠闲的个性,真的不想把时间过得紧兮兮的。我只愿早早写好一天的字,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分配了——慢悠悠地做事,发呆,看书,或者跑到集市上凑凑热闹。

而我们的邻居阿姨却自然而然地做到了早起。当我们还依恋着软软的棉被时,阿姨早已在天色微亮时站在了厨房里,为一家人煮粥做饭。饭好,她又去公园转一圈。回来后,叫醒她的小孙女,给她穿衣,吃饭,送她上学。

她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她也不用闹钟。她说她自己就是闹钟,到时候自然就醒了。

我怎么就做不到呢?闹钟也不管用。我向她讲我的困惑。

她笑了,说,年轻的时候,都贪睡,时间多啊,总觉得慢。老啦,就睡不着了。

我妈妈来我家,也是这样,老早就起来。我说你再睡会儿吧,外面还黑着呢!她说睡不着啦。我以为是认生的原因。最

近,我去妈妈那儿,她也是很早就起来。看着她忙着做饭的背影,我想起邻居阿姨“老了睡不着”的话,心里酸酸的。时光催人老。

读到威廉·斯塔福德的诗句:昨夜的风里,我醒来两次。一次因为墙薄,一次因为时间之声。这诗句若是上了年纪的人看到,则会有很深切的体会吧。老了,连时间都觉得忧伤。

想起古时以滴漏计时,一滴一滴的都是时间之声,声声入耳,声声逼人。时间就那样滴走了。有多少好时光,就那样远了,远了。

有一首叫《你自己来吧》的诗写到:你呀,你别再关心灵魂了,那是神明的大事。你所能做的,是些小事情。诸如热爱时间,思念母亲,静悄悄地做人,像早晨一样清白。

时间之声,一直做着减法,催我们老去。我们无能为力。像灵魂是神明的大事,人之老去该是自然界的大事,我们能做的,就是去热爱属于我们的每分每秒。

赴一场约会

陈立春

若不是踏入乌溪江
怎会迷醉在这碧波中
仙霞岭划出一道灵魂的缺口
叮咚作响地
唱起生命的欢歌

是谁与叠石青黛低声呢喃
倏地喊出了仙霞、九龙的乳名
又抒出涓涓软语
一路高歌一路奔 盈了衢江

扁舟如叶
荡漾在乌溪江的怀中 久久
斜阳暮色执起金色的画笔
时轻时重地点过 描过 泼过
任凭白鹭添墨

船头的老翁

撑一支长篙
向着遍地的黄金洒去
健壮的身躯被回忆里外包装
一如少年时
在母亲河的爱意中流浪

你若问我为何走入这乌溪江
是生逢其时 赐予的良机

是与壮丽山河
撞个满怀的魅力之约
是时代盛会之盼的驱使

这天
绿莹莹的江水一如笑盈盈的我
用最精致的穿戴
去赴一场最美的约会

雪事(外一首)

张凡修

黑山嘴村开始絮絮叨叨起来
女人们都不回娘家了
抱柴禾、汲水、和面、点火
风箱声,啾啾啾啾
挨家挨户敲门

这季节,天空倒扣着笼屉
女人们就在笼屉里蒸馒头
雪事一层层发酵
雪村一天天膨胀

村头的柴禾垛比着赛瘦身
脂肪从灶膛里扒出来

顺手铺在了街道

离腊月还有大半个月
女人们就溜达出家门
扎堆儿,显摆起手艺来
从分不清姑娘和媳妇的人群中
我一眼就瞧见我的女人

此刻,我夹在
一堆白白净净的馒头间
愈发显得我粗糙的脸
比脚下的草木灰还黑

晴雪

静极 晴空下
只有
一把筛子缓慢地晃动

而停滞就在周围
那黑鸟
几乎停滞了

它把一些旧物、疤和已然僵硬的
零碎、细碎、散碎片断
掺进,漆黑的炉灰里

筛炉灰的人
为防卷起烟尘,炉灰里掺进
雪白的雪

凸出的灰堆
收缩、分离又不断地生出
腾腾热气
纷纷扬扬

那黑鸟
坦露肚皮
似乎得到了某种体谅



冬荷

汤青 摄

落叶纷飞

章铜胜

一直以为落叶纷飞,是秋天才有的景象,其实是因为我们固有的观念囿于常识,而又缺乏对常识更深的认知,那是一成不变的浅见和偏执。落叶纷飞,在秋天最常见,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会在其他季节发现落叶纷飞,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有一年初夏,田里的早稻正处在分蘖期,秧苗长势很好,一片青绿,铺满稻田。站在村庄的高处,眼前的稻田,整齐排列成深绿色方块,一阵风过,漾起层层青绿的叶浪,看上去很养眼。有一天黄昏时,突然刮起大风,乌云滚滚而来,不一会儿下起了冰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季节怎么会下这么大的冰雹呢?冰雹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可依然让人难以接受,仿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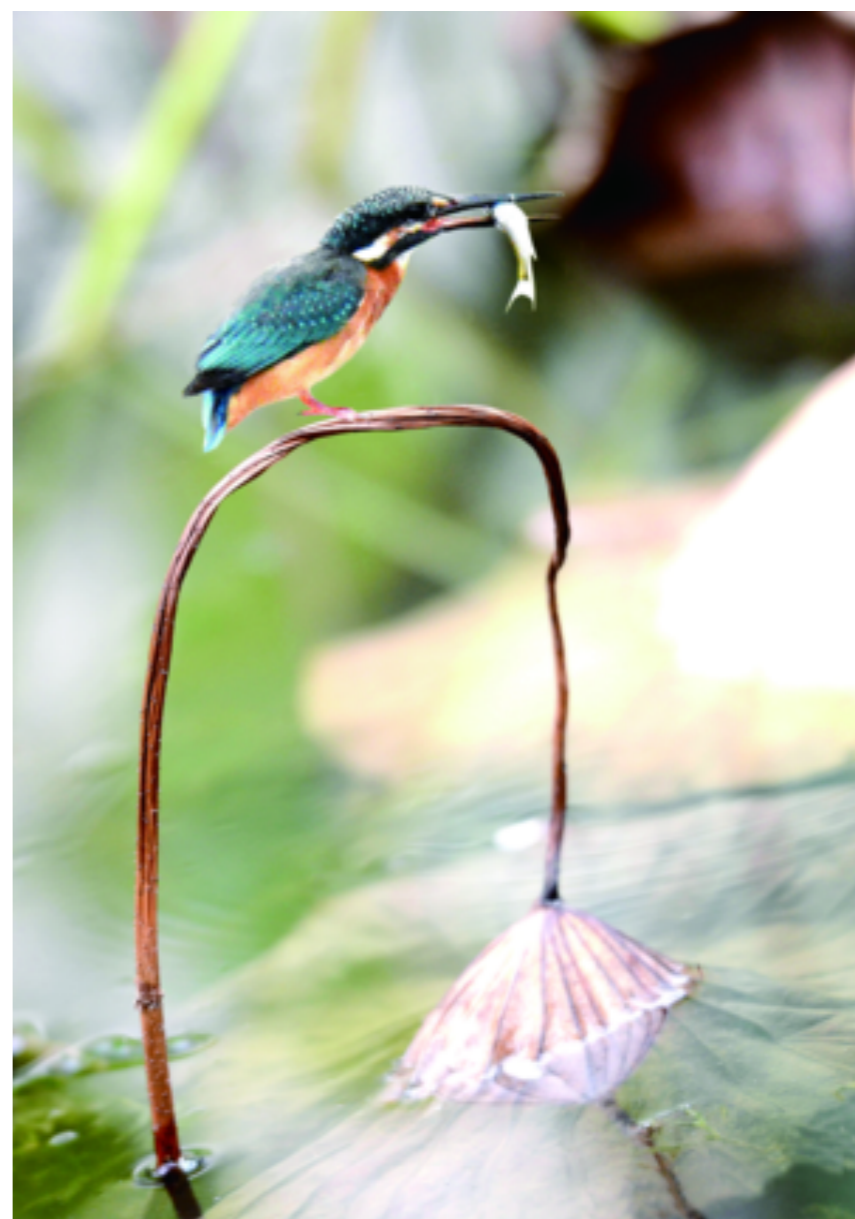
化弄人般。第二天,看见村庄里许多树下落了很多的叶子,稻田里秧苗的叶子,有些折了,有些叶尖卷了,大概是因为外力或寒潮的影响吧。村庄里那些树木的叶子,在冰雹过后落了一些,在初夏,它们还会长出新叶来。水稻的叶子受了损伤,不久之后也会长新叶,我们看不见寒潮之后的落叶纷飞,却能感受到那些植物走出寒潮的生命力。

香樟树,叶子常绿,春天开满伞状浅白淡绿的小花,很多很香;香樟树的叶子,摘两片下来揉碎,汁液里会溢出淡淡的香气;香樟木做的箱子、抽屉,有一种自然的清香;春天,香樟树的落叶干枯后,扫拢在一起,于黄昏时点燃,飘散出的烟有一种好闻的香气,我常会站在

那样的烟气里,轻轻地嗅着,不舍离开。

香樟树,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树。春天,香樟树开花时,树上的老叶开始往下落,若遇上刮风的天气,香樟树的叶子在花香中飘落的样子,真是让人欢喜。遇上这样的天气,我会在午后,或是黄昏,一个人到湖边那条香樟夹径的林荫道上散步,慢慢地走在落满香樟的小路上,香樟树的叶子不时在眼前飘落,落在肩头,伸手也能接住一两片,一路走来,弥漫一身香樟花的香气,总觉得很有氛围感。春天,香樟的落叶纷飞,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别样的情境。

遇上不同的落叶纷飞,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受,或深或浅,都别有意味。



美味

李陶 摄